南北史合注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八

明 李清 撰

北史二十二

許謙

崔浩

張袞

鄧彥海

燕鳳字子章代人少好學博綜經史明習陰陽讖緯昭

成素聞其名使以禮致之鳳不應及軍圍代謂城人曰
鳳不來屠之代人懼遂送鳳昭成待以賓禮後拜代王
左長史參決國事又以經授獻明常使秦王苻堅堅問
鳳曰代王何如人對曰寬和仁愛經略高遠一時雄主
也常有并吞天下之志堅曰卿輩北人無剛甲利兵敵
弱則進強則退安能并兼耶鳳曰北人壯悍上馬持三
仗驅馳若飛主上雄儁率服北土控弦百萬號令若一
軍無輜重樵爨之苦輕行速捷因敵取資此南方所以

瘦弊北方所以常勝也堅曰彼國人馬多少鳳曰控弦之士數十萬見馬一百萬匹堅曰卿言人衆則可說馬太多鳳曰雲中川自東山至西河二百里北山至南山百餘里每歲孟秋馬常大集畧為滿川以此推之使人言猶未盡鳳還堅厚加贈遺及昭成崩道武將遷長安鳳以道武幼弱固請於堅曰代主初亡人臣亡叛遺孫沖弱莫相輔立其别部大人劉庫仁勇而有智鐵弗衛辰狡猾多端皆不可獨任宜分部為二令兩人統之兩

人素有深雄勢莫能先發此禦邊上策待其孫長存而立之是陛下大惠於亡國也堅從之鳳尋東還道武即位歷吏部郎給事黄門侍郎行臺尚書甚見器重明元世與崔宏封懿梁越等入講經傳出議朝政太武初以舊勳賜爵平舒侯卒子才襲

許謙字元遜代人少有文才善天文圖讖學建國時將家歸附昭成擢為代王郎中令兼掌文記與燕鳳俱授獻明經昭成殂謙徙長安秦王苻堅弟行唐公洛鎮和

龍請謙之鎮未幾以繼母老辭歸登國初遂歸道武以
為右司馬與張衮等參贊初基慕容寶來冦道武使謙
告難於秦主姚興興遣將楊佛嵩來援佛嵩稽緩道武
命謙為書遺之
魏書載謙書曰慕容無道侵我疆埸師老兵疲將軍
因此而舉千載之功一朝可立然後高會雲中進師
三魏舉觴稱壽不亦綽乎
佛嵩乃倍道兼行道武大悅賜謙爵關內侯寳敗佛嵩

乃還及燕主慕容垂卒謙上書勸進并州平以謙為陽曲護軍賜爵平舒侯卒贈幽州刺史高陽公諡曰文子洛陽襲明元追録謙功以洛陽為雁門太守洛陽家田三生嘉禾皆異畝同穎太武善之進爵北地公卒諡曰恭

崔宏字玄伯清河東武城人魏司空六世孫林祖悅父潛仕石氏慕容氏並以才學稱宏少有儁才號冀州神童苻融牧冀州時虚心禮敬拜陽平公侍郎領冀州從

事出摠庶事入為賓友衆務脩理處斷無滯秦主苻堅
聞之徵為太子舍人辭以母疾不就左遷著作佐郎太
原郝軒名知人稱宏有王佐才堅亡避難齊魯間為丁
零翟釗及晉叛將張願所留軒歎曰斯人遇斯時不因
扶搖之勢而與鷄雀飛沉豈不惜哉仕燕主慕容垂歷
官高陽内史所歷著稱立身雅正雖在兵亂猶厲志篤
學不以資產為意妻子不免飢寒道武征慕容寶次中
山棄郡走海濵帝素聞其名遣騎追求及至以為黄門

侍郎與張袞對摠機要草創制度時晉使來聘帝將報之詔有司議國號宏議曰三皇五帝之立號或因所生上或以封國名故虞夏商周世皆諸侯及聖德既隆萬國宗戴稱號隨本不復更立唯商人屢徙改號曰殷然猶兼行不廢始號故詩云殷商之旅此其義也國家統北方廣漠之土至於陛下受命維新以是登國初改代曰魏夫魏者大名神州之上國斯乃革命徵驗利見玄符也宜號為魏道武從之於是稱魏及帝幸鄴問故事

宏應對若流帝善之還次恒嶺帝親登山頂撫慰新民適遇宏扶老母登嶺賜以牛米因詔諸從人不能自進者給以牛車遷吏部尚書時命有司制官爵撰朝儀協音樂定律令申科禁宏揔而裁之以為永式及置八部大人以擬八座宏通署三十六曹如令僕統事深被信任勢傾朝廷約儉自居不營產業家徒四壁出無車乘朝晡步上母年七十供養無重膳帝聞益重之厚加饋賜時人亦或譏其過約而宏居之愈甚常引問古今舊

事王者制度宏陳古人制作之體及往代廢興之由甚合上意未嘗謇諤忤旨亦不諂諛苟容及道武季年大臣多犯威怒宏獨無譴者由於此也帝曾引宏講論漢書至婁敬說高祖欲以魯元公主妻匈奴善之嗟嘆良久是以諸公主皆嫁賓附之國朝臣子弟良族美彥不得尚焉尚書職罷賜宏爵白馬侯加周兵將軍與舊功臣庾岳奚斤等同班而信寵過之道武崩明元未即位清河王紹因人心不安大出財帛班賜朝士宏獨不受

魏書曰太宗即位以不受紹財帛特賜帛二百匹
長孫嵩以下咸愧之詔遣使者循行郡國糾察守宰不
如法者令宏與宜都公穆觀等案之帝稱其平當又詔
宏與長孫嵩等朝堂決獄明元以郡國豪右大人蠹害
乃優詔徵之人多戀本而長吏逼遣之於是輕薄少年
扇動所在聚結河西建興盜賊並起守宰討之不能禁
帝乃引宏及北新侯安同壽光侯叔孫建宗室元城侯
屈等問焉宏欲大赦以紓之屈曰不如先誅首惡赦其

黨類宏曰王者以安民為本何顧小曲直赦雖非正道可以權行若赦而不改誅之不晩明元從之神瑞初詔宏與南平公嵩等坐止車門右聽理機事并州胡數萬南掠河内遣將軍公孫表等討之敗績帝問計羣臣宏曰表等諸軍非不足但失於處分故使小盜假息胡衆雖多而無猛健主將所謂千奴共一膽也宜得大將素為胡服信者將數百騎就攝表軍討之賊聞必望風震怖壽光侯建前在并州諸將莫及帝從之遂平胡冦尋

拜天部大人進爵為公太常三年夏宏病篤帝遣侍中
穆觀就受遺言侍臣問疾一夜數返卒追贈司空謚文
貞喪禮一依安城王叔孫俊故事詔羣臣及附國渠帥
皆會葬自親王以外盡命拜送子浩襲太和中孝文追
録先朝功臣以宏配饗廟廷浩字伯深少好學博覽經
史玄象陰陽百家之言無不該覽研精義理時人莫及
弱冠為通直郎稍遷著作郎道武以其工書常置左右
帝季年威嚴頗峻宮省左右多以微過得罪莫不避匿

浩獨恭勤不怠或終日不歸帝知之輙命賜以御粥其砥直任時不為窮通改節若此明元初拜博士祭酒賜爵武城子常授帝經書每至郊祀父子並乘軒軺時人榮之帝好陰陽術數聞浩說易及洪範五行善之因命筮吉凶參觀天文考定疑惑浩揔覈天人之際舉其綱紀者數家多有應驗恒與軍國大謀甚為寵密時有免在後宮檢問無從得入帝令浩推之浩以為當有隣國貢嬪嬙者明年秦姚興果獻女神瑞二年秋穀不登太

史令王亮穮坦言讖書云國家當都鄴應大樂五十年勸帝遷鄴可救令饑帝問浩浩曰非長策也東州人謂國家居廣漠民畜無筭號稱牛毛之衆今留守舊都分家南徙恐不滿諸州之地若參居郡縣不便水土疾疫死傷情見事露則百姓意阻四方有輕侮之意屈丐蠕蠕必提挈而來雲中平城將有危殆之慮況阻隔恒代千里之險救援甚難則聲實俱損矣今居北方假令山東有變輕騎南出耀威桑梓之中誰知多少百姓見之

望塵振伏此國家威制諸夏之長策也至春草生乳酪將出兼有菜果足接來秋若得中熟事則濟矣帝深然之復使中貴人問浩曰今既無以餬口至來秋或復不熟將如何浩曰可簡窮下戶就穀諸州若秋無年願更圖之但不可遷都於是分民詣山東三州就食出倉穀稟之來年大熟賜浩妾一人及御衣綿絹等初姚興卒之前歲太史奏熒惑在匏瓜星中一夜忽亡失不知所在或謂下入危亡之國將為童謠妖言方行其災禍帝

乃名諸碩儒與史官求其所詰浩對曰按春秋左氏傳說神降于莘其至之日各以其物祭請以日辰推之庚午之夕辛未之朝天有陰雲熒惑之亡當在此二日內庚與午皆主秦辛為西夷今姚興據咸陽是熒惑入秦矣諸人皆作色曰天上失星人安能知其所詣而妄言無徵浩笑而不應後八十餘日熒惑果出東井留守盤旋秦中大旱赤地昆明池水竭童謠訛言國中喧擾明年興死二子交兵三年國滅諸人乃服太常元年晉將

劉裕伐秦姚泓欲泝河西上求假道詔羣臣議之外朝公卿咸曰函谷天險裕何能西入揚言伐秦意或難測宜先發軍斷河上流勿令西過内朝咸同外計帝將從之浩曰此非上策司馬休之之徒擾其荆州裕切齒久矣今興卒子幼乘其危亡伐之臣觀其意必欲入關勁躁之人不顧後患若塞其西路必上岸北侵如此則秦無事而我受敵矣蠕蠕内寇民食又乏發軍赴南則北寇進擊若其救北則南州復危未若假之水道縱裕西

入然後興兵塞其東歸之路所謂卞莊刺虎兩得之勢也使裕勝也必德我假道令姚氏勝也亦不失救隣之名縱裕得關中懸遠難守彼不能守終為我物今不勞兵馬坐觀成敗鬬兩虎而収長久之利上策也夫為國之計擇利為之豈顧婚姻酬一女子之惠哉假國家棄恒山以南裕必不能發吳越之兵爭守河北也議者猶曰裕西入函關則進退路窮腹背受敵北上岸則秦軍必不出關助我揚聲西行意在北進其勢然也帝遂從

羣議遣長孫嵩拒之戰於畔城為晉將朱超石所敗帝恨不用浩言二年晉齊郡太守王懿來降陳計稱劉裕在洛勸以軍絶其後路則裕軍不戰可克書奏帝善之會浩在前進講書傳帝問浩曰裕西伐已至潼關卿觀事濟否浩曰姚興好養虛名而無實用子泓又病衆叛親離乘其危亡兵精將勇克之必矣帝曰裕武能何如慕容垂浩曰垂承父祖之資生便尊貴同類歸之若夜蟲赴火

本文蟲作蛾蛾赴火則焦疑誤令依通鑑改蟲

少加倚仗便作立功劉裕挺出寒微不因一卒奮臂大

呼夷滅桓玄北擒慕容超南摧盧循

資治通鑑曰非其才過人安能如此

若再平姚泓必篡其主秦地戎夷混并裕亦不能守之

秦地終為國有耳

資治通鑑曰關中華戎雜錯風俗勁悍裕欲以荆揚

之化施之函秦此無異解衣救火張羅捕虎雖留兵

守之人情未洽趍向不同適為寇資耳願按兵息民
以觀其變秦地終為國有可坐守也
帝曰裕已入關不能進退我遣精騎南襲彭城壽春裕
何能自立浩曰今西北二寇未殄陛下不可親御六師
長孫嵩有經國之用無進取之能非裕敵也待之不晚
帝笑曰卿量之審矣浩曰臣常私論近世人物不敢不
上聞若王猛經國苻堅之管仲也慕容恪輔少主慕容
暐之霍光也劉裕平逆亂司馬德宗之曹操也帝曰屈

丐何如浩曰屈丐家國夷滅一身孤寄為姚氏封值不恩樹黨强隣報復讎耻乃結蠕蠕背德姚興擨豎小人無大經略終為人殘滅耳帝大恱說至中夜賜浩縹醪酒十斛水精戎鹽一兩曰朕味卿言若此鹽酒故與卿同其味也三年慧星出天津入太微經北斗絡紫微犯天棓八十餘日至天漢而滅帝復名諸儒術士問之曰災咎將在何國朕甚畏之浩曰災由人起人無釁妖不自作漢書載王莽簒位前慧星出入正與今同國家主

尊臣卑人無異望是為借晉將滅劉裕篡之之應也帝深然之五年宋果代晉南鎮上宋改元赦書時帝幸東南舃滷池射鳥聞之驛馳召浩告曰卿慧星之占驗矣朕今日始信天道初浩父疾篤乃翦爪截髮夜禱斗極為父請命求以身代叩頭流血歲餘不息家人罕知及父終居喪盡禮時人稱之襲爵白馬公自朝廷禮儀優文策詔軍國書記盡關於浩浩能為雅說不長屬文而留心制度科律及經術之言作家祭法次序五宗蒸嘗

之禮豐儉之節義理可覩性不好莊老每讀不過數十行輒棄之曰此矯誣之說不近人情必非老子所作老聃習禮仲尼所師豈設敗法之言以亂先王之教袁生所謂家人筐篋中物不可揚於王庭帝恒有微疾災異屢見乃使中貴人密問浩曰今茲日蝕於胃昴盡光趙代之分野朕疾瘳彌年𢙣一旦奄忽諸子並少其為我設圖後計浩曰昔宋景見災修德熒惑退舍況陛下春秋富盛德可除災無以闇昧之說致損聖思必不得已

請陳瞽言自聖化龍興不崇儲貳是以永興之始社稷
幾危今宜早建東宮選公卿忠賢陛下素所委仗者使
為師傅左右信臣簡在帝心者以充賓友入摠萬幾出
統戎政監國撫軍六柄在手若此則陛下可以優游無
為頤神養壽
魏書載浩言曰萬歲後國有成主民有所歸則奸宄
無覬覦
此萬代令典也今長皇子燾年漸一紀衆情所繫時登

儲副則天下幸甚立子以長禮之大經若須並大成人而擇倒錯天倫則生履霜堅氷之禍自古以來載籍所記興衰存亡尠不由此帝納之於是使浩奉策告宗廟令太武為國副主居正殿臨朝司徒長孫嵩山陽公奚斤北新公安同為左輔坐東廂西面浩與太尉穆觀散騎常侍丘堆為右弼坐西兩東面百寮揔己以聽明元居西宮時隱而窺之聽其決斷大悅謂左右侍臣曰長孫嵩宿德舊臣歷事四世功存社稷奚斤辯捷智謀名

聞遐邇安同曉解俗情明於校練穆觀達於政要識吾
言趣崔浩博聞强識精於天人之會丘堆雖無大用然
在公專謹以六人輔吾子足以經國吾與汝曹遊行四
境伐叛柔服可以得志天下矣羣臣時奏事所疑帝曰
此非我所知當決之汝曹國主也會聞宋武帝殂帝欲
取洛陽虎牢滑臺浩曰陛下不以劉裕歘起納其使聘
裕亦敬事陛下不幸今使棄喪伐之雖得之不令春秋
晉士匄侵齊聞齊侯卒乃還君子大其不伐喪以為恩

感孝子義動諸侯令國家未能一舉定江南宜遣人弔
祭恤其凶災布義風于天下且裕新死黨與未離不如
緩之待其強臣爭權變難必起然後命將揚威可不勞
士卒而収淮北之地帝銳意南伐語浩曰劉裕因姚興
死而滅其國裕死我伐之何為不可浩固執曰興死二
子交爭裕乃伐之帝大怒不從遂遣奚斤等南伐議于
監國前曰先攻城先略地斤請先攻城浩曰南人長于
固守苻氏攻襄陽經年不拔今以大國之力攻其小城

若不時剋挫損軍勢危道也不如分軍略地至淮為限列置守宰收斂租穀滑臺虎牢反在軍北絕望南救必沿河東走若或不然即囿中之物公孫表請先圖其城斤等濟河先攻滑臺經時不拔表請濟師帝怒乃親南巡拜浩相州刺史隨軍為謀主及駕還浩從幸西河太原下臨河流傍覽川城慨然有感遂與同寮論五等郡縣之是非考秦皇漢武之違失時伏其言天師寇謙之每與浩言聞其論古興亡常自夜達旦竦意斂容以嘆

美之曰斯言皆可底行當今臯陶也但人貴遠賤近不
能深察之耳因謂浩曰吾當兼修儒教輔助太平真君
而學不稽古為吾撰列王者政典并論其大要浩乃著
書二十餘篇上推太初下及秦漢變弊之迹大旨先以
復五等為本太武左右忌浩正直共排毀之帝雖知其
能不免羣議故浩以公歸第及有疑議召問焉浩纖妍
白皙如美婦人性敏達長於謀計自比張良謂己稽古
過之既歸第因欲修服食養性術而寇謙之有神中錄

圖新經浩因師之始光中進爵東郡公拜太常經時議
伐赫連昌羣臣皆以為難唯浩曰往年以來熒惑再守
羽林越鈎陳其占秦亡又今年五星并出東方利以西
伐天應人和時會並集不可不進帝乃使奚斤等擊蒲
坂而親率輕騎襲其都城大獲而還後復討昌次其城
下收衆偽退昌鼓譟而前舒陣為兩翼會有風雨從東
南來揚沙昏冥宦者趙倪進曰今風雨從賊後來我向
彼背天不助人又將士饑渴願陛下攝騎避之更待後

日浩叱之曰是何言歟千里制勝一日中豈得變易賊
前行不止後已離絶宜分軍隱出掩擊不意風道在人
豈有常也帝曰善分騎奮擊昌軍大潰神䴥二年議擊
柔然朝臣內外盡不欲行保太后亦固止帝帝皆不聽
唯浩讚成之尚書令劉潔左僕射安原等乃使黃門侍
郎仇齊推赫連昌太史張淵徐辯說帝曰今年己巳三陰
之歲歲星襲月太白在西方不可舉兵北伐伐必敗雖
克不利於上又羣臣共讚淵等云淵少時常諫苻堅不

可南征堅不從而敗天時人事俱不和協如何輕舉帝
意不快召浩與淵等辯之浩難淵曰陽者德也陰者刑
也故日食修德月蝕修刑夫王者用刑大陳原野小肆
市朝戰伐用刑之大者也以此言之三陰用兵蓋得其
類修刑之義歲星襲月年饑民流應在他國遠期十二
年太白行蒼龍宿於天文為東不妨北伐淵等俗生牽
於術數不達大體難于遠圖臣觀天文比年以來月行
掩昴至今猶然其占三年天子大破旄頭之國蠕蠕高

車旋頭之衆也夫聖明御時能行非常之事願陛下勿
疑淵等慙曰蠕蠕荒外無用之物得其地不可耕而食
得其人不可臣而使輕疾無常難得而制有何汲汲而
勞苦士馬浩曰淵言天時是其所職若論形勢非彼所
知斯乃漢世舊說常談施之於今不合事宜何以言之
夫蠕蠕者舊是國家北邊叛隸今誅其元惡收其善人
令復舊位非無用也漠北高涼不生蚊蚋水草美善夏
則北遷田牧其地非不可耕而食也蠕蠕子弟來降貴

者尚公主戰者將軍大夫居滿朝列又高車號為名騎非不可臣而畜也夫以南人追之則患其輕疾于國兵不然彼能遠走我亦能遠逐非難制也往數入塞國人震驚今夏不乘虛掩進破滅其國至秋復來不得安卧自太宗迄今無歲不警豈不汲汲哉世皆謂淵辯通解數術明決成敗臣請問以西國未滅有何亡徵知而不言是不忠若實不知是無術時赫連昌在坐淵等以無先言慙不能對帝大悅謂公卿曰吾意決矣亡國之臣

不可與謀信哉而保太后猶疑之復令羣臣至保太后
前評議曉之令寤既罷朝或尤浩曰吳賊南侵舍之北
伐師行千里其誰不知蠕蠕遠遁前無所獲後有南侵
之患此危道也浩曰今年不摧蠕蠕則無以禦南賊自
國家并西國以來南人恐懼揚聲動衆以衛淮北彼北
我南彼勞我息其勢然矣北破蠕蠕往還間不見其至
何以言之劉裕得關中留其愛子精兵數萬良將勁卒
猶不能固守舉軍盡沒號哭之聲至今未已如何當國

家休明士馬强盛之時而欲以駒犢當虎口也設國家
與之河南彼必不能守自量不能守是以必不來若或
有衆備邊之軍耳夫見瓶水凍知天下寒嘗肉一臠識
鑊中味物有其類可推而得且蠕蠕恃遠謂國家力不
能至自寬日久故夏則散衆放畜秋肥乃聚背寒向温
南來寇抄今掩其不備大軍卒至必望塵驚走牡馬護
牧牝馬戀駒驅馳難制不得水草未過數日朋聚而困
弊可一舉滅暫勞永逸時不可失聖慮已决如何止之

遂行天師謂浩曰是行果克乎浩曰必克但恐諸將瑣瑣前後顧慮不能乘勝深入使不全舉耳及軍入其境柔然先不設備於是分軍搜討東西五千里南北三千里所虜及獲畜產車廬數百萬高車殺柔然種類歸降者三十餘萬落虜遂散亂帝沿弱水西至涿邪山諸大將果慮深入有伏勸帝止天師以浩曩言固勸帝窮討不聽後有降人言柔然大檀先被疾不知所為乃焚穹廬科車自載將數百人入山南走民畜窘聚方六十里

無人統領相去百八十里追軍不至乃徐西遁唯此得免後聞涼州賈胡言若復前行二日則盡滅之矣帝深恨之大軍既還南軍竟不能動如浩所料浩明識天文好觀星變常置金銀銅鋌於酢器中夜有所見即以鋌畫紙作字記其異太武每幸浩第多問以異事或倉卒不及束帶奉進疏食不暇精美帝為舉匕箸或立嘗而還其見寵愛如此於是引浩出入卧内加侍中特進撫軍大將軍左光禄大夫以賞謀謨之功帝從容謂浩曰

卿才智深博事朕祖考忠著三世朕故延卿自近其思盡規諫勿有隱懷朕雖當時或不用久當思卿言也因令歌工歷頌羣臣事在長孫道生傳又召新降高車渠帥數百人賜酒食於前指浩示之曰汝曹視此人纖尫懦弱手不能彎弓持矛其胸中所懷乃踰於兵甲朕始時有征討之志慮不自決前後剋捷皆此人導吾至此乃敕諸尚書曰凡軍國大計卿等所不能決皆先諮浩然後行俄南藩諸將表宋師欲犯河南請兵三萬先其

未發逆擊之因詠河北流人在界上者絕其鄉導足以挫其銳氣使不敢深入詔公卿議之咸言宜許浩曰此不可從往年國家大破蠕蠕馬力有餘南賊喪膽常恐輕兵奄至故揚聲動衆以備不虞非敢先發又南土下隰夏月蒸暑非行師時且彼先嚴有備必堅城固守屯軍攻之則糧食不給分兵肆討則無以應敵就使能來待其勞倦秋涼馬肥因敵取食徐往擊之此萬全計在朝羣臣及西北守將從陛下征討西滅赫連北破蠕蠕

多獲美女珍寶馬畜戍犀南鎮諸將聞而生羡亦欲南抄以取資財是以妄張賊勢披毛求瑕冀得肆心既不獲聽故數稱賊動以恐朝廷背公存私為國生事非忠也帝從浩議南鎮諸將復表賊至而自陳兵少求簡幽州南戍兵佐守就漳水造船嚴備公卿議者僉然之又欲遣騎五千并假儲司馬楚之魯軌韓延之等令誘引邊人浩曰非上策也彼聞幽州已南精兵悉發大造舟船輕騎在後欲存立司馬誅除劉族必舉國駭懼當悉

發精銳來備北境後審知官軍有聲無實恃其先聚必
喜而前行徑來至河肆其侵暴則我守將無以禦之若
彼有見機之人善設權譎乗間深入虞我國虚生變不
難令公卿欲以威力攘賊乃所以招令速至也張虚聲
而召實害此之謂矣我使在彼期四月前還可待使至
審而後發且楚之等瑣才能招合輕薄無賴而不能成
就大功為國生事兵連禍結必此之羣臣聞魯軌說姚
興求入荆州至則敗散蠻賊畧責為奴使禍及姚泓已

然之效浩又陳天時不利於彼曰今茲害氣在揚州不宜先舉兵一也午歳自刑先發者傷二也日蝕滅光晝昏星見飛鳥墮落宿當斗牛憂在危亡三也熒惑伏匿於翼軫戒亂及喪四也太白未出進兵者敗五也夫興國之君先修人事次盡地利後觀天時故萬舉萬全國安而身盛今宋國新造是人事未周也災變屢見是天時不協也舟行水涸是地利不盡也三事無一成自守猶或不安何得先發而攻人哉彼必聽我虛聲而嚴我

亦承彼嚴而動兩推其咎皆自以為應敵兵法當分災迎受害氣未可舉動也帝不能違衆乃從公卿議浩復固爭不從遂遣陽平王杜超鎮鄴琅邪王司馬楚之等屯頳川於是冦來遂疾到彦自清水入河泝流西行分兵列守南岸西至潼關帝聞赫連定與宋懸分河北乃先討赫連羣臣皆曰義隆軍猶在河中舍之西行前冦未可必尅而義隆乘虛則東州敗矣帝疑焉問計於浩浩曰義隆與赫連定同惡相連招結馮跋牽引蠕蠕規

肆逆心虛相唱和義隆望定進定待義隆前皆莫敢先入以臣觀之有似連雞不得俱飛無能為害臣始謂義隆軍屯住河中兩道北上東道向冀州西道衝鄴如此則陛下當自致討不得徐行今則不然東西列兵徑二千里一處不過數千形分勢弱以此觀之儜兒情見正望固守免死為幸無北度意也赫連定殘根易摧擬之必仆尅定後東出潼關席捲而前威振南極江淮以北無立草矣聖策獨發非愚近所及願陛下必行無疑乎

凉既平其日宴會帝執浩手示蒙遜使曰所云崔公此是也才略之美當今無比朕行止必問決成敗若合符契後冠軍安頡軍還獻南俘因說南賊之言云宋敕其諸將若北國兵動先其未至徑前入河若其不動住彭城勿進如浩所量帝謂公卿曰卿輩前謂我用浩計為謬驚怖固諫常勝之家自謂踰人至于歸終乃不能及遷浩司徒時方士祁纖奏立四王以日東西南北為名欲致吉除灾詔浩與學士議之浩曰先王建國以作藩

屏不應假名為福夫日月運轉周歷四方京師所居在
於其内四王之稱寔奄邦畿名之則遡不可承用先是
織奏改代為萬年浩曰昔道武皇帝應期受命開拓洪
業諸所制宜無不循古以始封代土後稱為魏故代魏
兼用猶彼殷商國家積德著在圖史當享萬億不待假
名為益也織之所聞皆非正義帝從之時河西王沮渠
牧犍内有二意帝將討焉先問於浩浩對曰牧犍惡心
已露不可不誅官軍往年北伐雖不尅獲寔無所損于

時行者內外軍馬三十萬疋計在道死傷不滿八千歲常羸死恒不減萬乃不少於前而遠方承虛便謂大損不能大振令出其不圖大軍卒至必驚擾不知所出擒之必矣牧犍幼弱諸弟驕恣爭權縱橫人心離解加比年以來天災地變俱在秦凉成滅之國也帝命公卿議之恒農王奚斤等三十餘人皆表曰牧犍西垂下國雖心或未純然繼父職貢朝廷接以藩禮又王姬釐降罪未甚彰謂且羈縻而已令士馬勞止可宜小息又其地

鹵斥略無水草大軍既到不彼久停彼聞軍來必完聚城守攻則難拔野無所掠於是尚書古弼李順之徒皆曰自溫圉河以西至於涼州地純枯石了無水草不見流川皆言姑臧城南天梯山上冬有積雪深一丈餘春夏消液下流成川引以溉灌彼聞軍至決此渠口水不通流則致渴乏去城百里內赤地無草不任久停軍馬斥等議是也帝乃命浩以前言與斥相難諸人唯曰彼無水草浩曰漢書地理志稱涼州之畜為天下饒若無

水草何以畜牧又漢人為居終不于無水草之地築城郭立郡縣也又雪之消液裁不斂塵何得通渠引漕溉灌數百萬頃此言誣矣李順等復曰吾曹目見何可共辯浩曰汝曹受人金錢欲為之辭謂我目不見便可欺也帝隱聽聞之乃出親見斤等辭旨嚴厲羣臣不敢復言遂討涼州平之多饒水草如浩所言乃詔浩揔理史務務從實錄

冊府元龜載詔曰昔皇祚之興世隆北土太祖應期

撥亂奄有區夏太宗光隆前緒大業維新然荒域之
外猶未賓服朕即位之初不遑寧處揚威朔裔掃定
赫連逮於神䴥始命史職注集成功以成一代之典
自爾以來戎旗仍舉秦隴克定徐兖無塵平逋寇于
龍川討孽豎於涼城皆宗廟之靈羣公卿士宣力之
効也而史闕其職篇籍不著公德冠朝列言為世範
小大之任望君存之述成此書務從實録
於是監秘書事以中書侍郎高允散騎侍郎張偉參著

作續成前紀至于損益褒貶折衷潤色浩所摠焉浩有鑒識以人倫為己任明元太武之世徵海内賢才起自仄陋及所得外國遠方名士拔而用之皆浩之由也至禮樂憲章皆歸宗于浩景穆始摠百揆浩復與宜都王穆壽輔政事及將討柔然劉潔復致異議帝愈欲討之召問浩浩對曰往擊蠕蠕師不多日潔等計過夫北土多積雪冬常避寒南徙若因其時潛軍而出必與之遇遇則可擒帝以為然乃分軍四道諸將俱會鹿渾海期

日有定而潔恨計不用沮誤諸將無功而還帝西巡至東雍親臨汾曲觀叛賊薛永宗壘進軍圍之永宗出兵欲戰帝問浩曰今日可擊否浩曰永宗未知陛下自來人心安閑北風迅疾宜急擊之須臾必破若待明日恐見官軍盛大必夜遁帝從之永宗潰滅車駕濟河前驅告賊在渭北帝至洛水橋賊已夜遁詔問浩曰蓋吳在長安北九十里渭北地空穀草不備欲渡渭南西行何如浩曰蓋吳營去此六十里賊魁所在擊蛇之法當先

破頭頭破尾豈能動宜秉勢先擊吳令軍往一日便到
待吳平後迴向長安亦一日至耳一日內未便損傷宜
從北道若從南道則蓋吳徐入北山卒未可平帝不從
乃度渭南吳聞帝至盡散入北山果如浩言軍無所尅
帝悔之後以浩輔東宮之勤賜繒絮布各千段帝䝉于
河西詔浩詣行所議軍事浩表曰昔漢武患匈奴強盛
故開凉州五郡通西域廣農積穀為滅賊資東西迭擊
漢未疲而匈奴已弊後遂入朝昔平凉州臣愚以為北

賊未平征役不息可不徙其人若徙其人則土地空虛雖有鎮戍適可禦邊而已至于大舉軍資必乏陛下以此事濶遠竟不施用如臣愚意猶如前議募促豪強大家充實涼土軍舉之日東西齊勢此計之得者

水經注曰帝嘗幸龍荒南秦王楊難當陛見名殿曰廣德刻石樹碑其辭曰肅清帝道振攝四荒有蠻有戎自彼氐羌無思不服重譯稽顙恂恂南秦斂斂推亡峨峨廣德奕奕焜煌侍中司徒東郡公崔浩辭也

浩又上五寅元歷表曰太宗即位元年敕臣解急就章
孝經論語詩尚書春秋禮記周易三年成訖復詔臣學
天文星歷易式九宮無不盡看三十九年晝夜無廢臣
稟性弱劣力不及健婦人更無餘能是以專心思書忘
寢與食至夢共鬼爭義遂得周公孔子要術始知古人
有虛有實妄語者多真正者少自秦始皇焚書後經典
絕滅漢高祖以來世人妄造歷術者十餘家皆不得天
道之正大誤四千小誤甚多臣愍其如此今陛下除偽

從真宜改誤歷以從天道是以臣前奏造歷令始成訖惟恩省察以臣歷術宣示中書博士然後施用非但時人天地鬼神知臣得正可以益國家萬世之名矣浩又以晉書諸家並多誤著晉後書未就傳世者五十餘卷初道武詔秘書郎鄧彥海著國記十餘卷編年次事體例未成逮於明元廢不著述神䴥二年詔集諸文人摭錄國書浩及弟覽高讜鄧穎晁繼范享黃輔等共參著作叙成國書三十卷著作令史太原閔湛趙郡郄標素

諂事浩乃請立石銘刋載國書以彰直筆并勒浩所注五經浩贊成之景穆善焉遂營於天郊東三里方百步用功三百萬乃訖浩書國事備而不典而石銘顯在衢路北人咸忿毒相與構浩於帝以為暴揚國惡帝大怒使有司案浩取秘書郎及長歷生數百人意狀浩服受賕真君十一年六月誅浩

通鑑考異曰宋柳元景從祖弟光世為索虜河北太守光世姊夫為司從崔浩虜相也虜主拓拔燾南寇

浩密有異圖光世要河北義士與浩應接謀泄被誅河東大姓坐連誅夷滅者甚衆光世南奔得免宋書所載與魏書不同愚按浩自明元及太武世皆巧言以阻南侵與王猛止符堅伐晉同而高允亦云浩之所坐若更有餘釁非臣敢知光世之言非無因者觀浩父宏初欲避地江南不遂作詩自傷浩藏其詩不出則其心可知矣宜兩存之

清河崔氏無遠近及范陽盧氏太原郭氏河東柳氏皆

浩姻親盡夷其族秘書郎史以下盡死浩始弱冠太原郭逸妻以女浩晚成不曜華采故時人未知逸妻王氏宋鎮北將軍王仲德姊每奇浩才能自矜得壻俄女亡王氏深為傷恨復欲以少女繼昏逸及親屬不可王氏固執與之逸不能違遂重結好浩非毀佛法妻郭氏敬好釋典時時讀誦浩怒取焚之捐灰廁中

魏書釋老志曰浩勸太武誅滅佛法道士寇謙之時與浩同從駕苦向浩爭浩不肯謂浩曰卿今促年受

戮滅門戶矣後四年浩誅備五刑時年七十

及浩幽執置檻內送於城南使衛士數十人溲其上呼聲嗷嗷聞于行路自宰司被戮辱未有如浩者世皆以

為報應初浩害李順基萌已成夜夢以火爇順寢室火作順死浩與室家羣立觀之俄順弟息號哭而出曰此

輩吾賊也以戈擊之悉投於河寤而惡之告館客馮景仁對曰此真不善夫以火爇人暴之極也且兆始惡者

有終殃積不善者無餘慶厲階成矣公其圖之浩曰吾

方思之而不能悛至是族浩既工書人多託寫急就章從少至老初不憚勞所書百數必稱馮代彊示不敢犯國其謹如此浩書體勢及其先人而巧妙不如世寶其迹多裁割綴連以為摹楷浩母盧諶孫女浩著食經序曰予自少及長耳目聞見諸母諸姑所修婦功無不蘊習酒食朝夕養舅姑四時供祭祀雖有功力不任僮使常手自親焉昔遭喪亂饑饉仍臻饘蔬餬口不能具其物用十餘年間不復備設先妣慮久廢忘後生無所知

見而少不習書乃占授為九篇文辭約舉婉而成章聰辯强記皆此類也親沒後遇國龍興平暴除亂拓定四方叙備位台鉉與參大謀賞獲豐厚牛羊蓋澤貲累巨萬衣則重錦食則粱肉遠惟平生思季路負米時不可復得故序遺文垂示來世

魏書及本史曰浩死後太武北伐時宣城公李孝伯疾篤傳者以為卒帝謂左右曰李宣城可惜既而曰朕向失言李宣城可哀崔司徒可惜此太武本紀末

語也予改錄于此聊為浩吐氣云

浩弟簡一名覽好學少以善書知名道武初歷中書侍郎爵五等侯參著作事卒簡弟恬位豫州刺史爵武陽侯坐浩誅宏祖悅與范陽盧諶並以博藝齊名諶法鍾繇悅法衛瓘而俱習索靖之草皆盡其妙諶傳子偃傳子邈悅傳子潛潛傳子宏世不替業故魏初重崔盧之書宏自非朝廷文誥四方書檄初不妄染故世無遺文尤善草隸為世摹楷行押特盡精巧而不見遺迹始宏

因苻氏亂欲避地江南爲張願所獲本圖不遂乃作詩
自傷而不行于時蓋懼罪也浩誅中書侍郎高允受勅
収浩家書始見此詩允知其意允孫綽録于允集初宏
父潛爲兄渾等誄有手筆本草延昌初著作佐郎王遵
業貿書於市得之年將二百寶其書迹深藏秘之武定
中遵業子松年以遺黄門郎崔季舒人競摹搨左光禄
大夫姚元標以工書知名於時見潛書以爲過於浩也
宏弟徽字玄猷少有文才與勃海高演俱知名歴位秘

書監賜爵貝丘侯樂安王範鎮長安選舊徳之士與範俱以徽為平西將軍副將行樂安王傅進爵濟南公徽為政務存大體不親小事性好人倫引接賓客或談及平生或講論道義誨誘後進終日不止以疾徵還京師卒謚曰元公士類無不歎息始清河崔寬祖彤隨晉南陽王保避地隴右遂仕西凉及北凉彤生剖字伯宗每慷慨有懐東土常歎曰風雨如晦雞鳴不已吾所庶幾及太武西巡剖乃總率同義使子寬送欵太武嘉之拜

寬岐陽令賜爵延水男遣使與寬俱西撫慰初附徵剖
詣京師未至卒文成以剖誠著先朝贈凉州刺史武陵
公謚曰元寬字景仁還京封安國子位宏農太守初寬
通欵見浩浩與相齒次厚存接之及浩誅以遠來陳族
獨得不坐遂家於武城居司空林舊墟以一子繼浩與
浩弟覽妻封氏相奉如親寬後襲爵武陵公陜城鎮將
三崤地險人多冠刦而寬性滑稽誘接豪右宿盜魁帥
與相交結傾衿待遇不逆細微莫不感其意氣時官無

祿力唯取給于民寬善撫納招致禮遺大有取受而與之者無恨又恒農出漆蠟竹木之饒路與南通貿易來往家產豐富百姓樂之諸鎮中號曰能政及解鎮民多追戀詣闕上疏者三百餘人卒遺言薄葬斂以時服長子衡字伯玉少以孝行著稱學崔浩書頗亦類焉天安元年擢為内秘書中散班下詔命及御覽書多其迹也衡舉李冲李元愷程駿等終為名器承明元年遷内都坐令善折獄孝文嘉之太和二年襲爵武陵公衡涉獵

書史頗為文筆柔然犯塞衡上書陳備禦之方便國利民之策凡五十餘條除秦州刺史徙爵齊郡公先是河東年饑刼盜大起衡至修龔遂法勸課農桑周年間寇盜止息卒贈冀州刺史謚惠公衡五子長子敞襲爵降侯為平原相敞性狷急與刺史楊椿迭相表列敞坐免官宣武初為鉅鹿太守弟朏之逆敞為黃木軍主韓文殊所藏家悉籍沒唯敞妻李氏以公主女自隨奴婢田宅二百餘口得免正光中普釋禁錮敞復爵郡侯卒於

趙郡太守宏同郡董謐謐父京與同郡崔康時廣陽霍原等俱以碩學播名遼海謐好學傳父業中山平入朝拜儀曹郎撰朝覲饗宴郊廟社稷之儀

張袞字洪龍上谷沮陽人祖翼父卓位並太守袞篤實好學有文才道武為代王選為左長史從追柔然五六百里諸部帥因袞言糧盡不宜深入帝問袞曰殺副馬足三日食乎皆言足帝乃倍道追及于廣漠赤地南林山下大破之既而帝問袞曰卿曹外人知我前問三日

糧意乎孺孺奔足數日富產失飲至水必留計其道程三日足及輕騎卒至出彼不意必當驚散部帥閭之咸曰聖策非所及也衮常參大謀每告人曰主上天資極邁必能囊括六合遭風雲之會不建騰躍之功非人豪也遂策名委質竭誠服事時劉顯地廣兵強跨有朔裔會其兄弟乖離共相疑阻衮言于道武曰顯志大意高令因其内釁宜速乘之

魏書載衮言曰若輕師獨進或恐越逸可遣告慕容

垂共相聲援東西俱舉勢必擒之然後總括英雄撫
懷遐邇此千載一時
帝從之遂破走顯又從破賀訥道武登勿居山遊晏從
官請聚石為峯以記功德乃命袞為文慕容寶來寇袞
言于道武曰寶乘滑臺功因長子捷傾財竭力難與爭
鋒宜羸師以侈其心帝從之果破之參合還給事黃門
侍郎道武南伐次中山袞遺寶書喻以成敗寶見書大
懼遂奔和龍既剋中山聽入八議拜幽州刺史賜爵臨

渭俟民皆安之天興初徵還京師後與崔逞答晉將郄恢書失旨黜為尚書令史袞遇創業初始以才謀見任率心奉上不顧嫌疑道武曾問南州人于袞袞與盧溥州里數稱薦之又未嘗與崔逞相識聞風稱美及中山平盧溥聚黨為逆崔逞答書不允並乖本言故忿之袞年過七十閤門守靜手執經書刊定乖失愛好人物善誘無倦士類以此高之

魏書載袞疾篤上疏曰方今中夏雖平九域未一因

機撫會寔須經畧伏願恢崇叡道克廣德心昔子糵將終寄言城郢荀偃辭晗遺恨在齊臣雖闇劣敢忘

前志䰟而有靈結草泉壤

永興二年卒太武後追録舊勳遣大鴻臚即墓策贈太保謚文康孫白澤年十一遭母憂以孝聞長而博學文

成初除殿中曹給事中甚見寵任

䰟書曰蠕蠕犯塞元日辰等請車駕無行待其自退

獨白澤曰蠢爾荒愚輕犯王畧若鑾輿親動必望麾

奔散寧容萬衆之尊嬰城自守進失可乗之機退非
無前之義顯祖從之遂大破虜衆
白澤本字鍾葵獻文賜名白澤納其女為嬪出行雍州
刺史清心少欲民吏安之獻文詔諸監臨官取所監羊
一口酒一斛罪至大辟與者以從坐論糾得尚書以下
罪狀者各隨所糾官輕重而授之白澤上表以為
魏書載白澤表曰周之下士尚有代耕況皇朝貴仕
而服勤無報

此法若行之不已恐奸人窺望勞臣懈節請依律令舊
法

魏書曰稽周前典班祿酬廉首去亂羣常刑無赦
獻文納之太和初懷州人伊祁苟初三十餘人謀反文
明太后欲盡誅一城人白澤諫以為周書父子兄弟罪
不相及不誣十室況一州

魏書載白澤表曰令羣雄肆虐轘裂誅盡合城無辜
奈何極辟況一州內豈無忠仁若淫刑濫及殺忠與

仁斯乃西伯所以太息九侯孔子所以四輪河上伏

惟止怒抑戚則溥天幸甚

后從之乃止轉散騎常侍殿中尚書卒贈相州刺史廣

平公謚曰簡長子倫字天念歷官大司農少卿燕州大

中正熙平中柔然主醜奴遣使來朝抗敵國禮不修臣

敬朝議將依漢答匈奴故事遣使報之倫表以為虜雖

慕德亦來觀我懼之以强倘或歸附示之以弱窺覦或

起春秋所謂以我卜也高祖世宗知其若此來既莫逆

去又不追必其委贄玉帛之辰屈膝藩方之禮則豈其
勞賄藉以珍物至於王人遠役啣命虜庭優以匹敵之
尊加以相望之寵恐徒生虜慢無益聖朝
覩書載表末曰若事不獲已應頒制詔示其上下之
儀宰臣致書諷以歸順之道豈可遽虧典制結昆弟
而抗分廷無乃取笑當時貽醜來葉乎昔文公請隧
襄后有言荆莊問鼎王孫是抑以古方今竊為不取
不從孝莊初卒於大司農卿袞弟恂恂字洪諫隨兄袞

歸北參代王軍事說道武宜収中土士庶之望以建大業帝深加器異皇始初拜中書侍郎惟幄密謀頗亦參預賜爵平臯子出為廣平太守恂招集離散勸課農桑流民歸者數千戸遷常山太守恂開建學校優禮儒士吏民歌詠之時喪亂後罕能克厲者惟恂當官清白仁恕臨下百姓親愛之政為當時第一明元即位徵拜太中大夫卒恂性清儉死日家無餘財贈并州刺史平臯侯謚曰宣次子代陳留北平二郡太守所歷著稱有父

遺風代子長年爲汝南太守郡人劉崇之兄弟分析家
貧惟一牛爭不能決訟于郡庭長年見之悽然曰汝曹
當以一牛故致此競脫二牛必不致爭乃以己牛一頭
賜之於是境中各相戒約咸敦敬讓卒于郡子琛少有
孝行位至太子翊軍校尉卒
鄧淵字彥海安定人祖羌苻秦車騎將軍父翼河間相
燕慕容垂圍鄴以爲冀州刺史爵真定侯翼拒使者曰
先君忠于秦室翼豈可先叛忠臣不事二主未敢聞命

垂遣喻之曰吾與車騎結為異姓兄弟卿猶吾子弟安得辭翼曰冀州宜任親賢翼請他役効命垂乃用為河間太守後卒於趙郡內史淵性貞素言行可復博覽經書長於易筮遣武定中原擢為著作郎再遷尚書吏部郎淵明解制度多識故事與尚書崔宏參定朝儀律令音樂及軍國文記詔策多淵所為賜爵下博子道武詔淵撰國記十餘卷唯次年月起居行事未有體例淵謹於朝事未甞忤旨其從父弟暉時為尚書郎兇俠好奇

與定陵侯和跋厚跋有罪誅其子弟奔長安或告暉將
送出之道武疑淵知情遂并賜死既而悔之時人咸愍
惜焉子穎襲稍遷中書侍郎太武詔太常卿崔浩集諸
文學撰述國書穎與浩弟覽等俱參著作事太武幸漢
南高車莫弗庫若干率騎數萬餘驅鹿百餘萬詣行在
所詔穎為文銘于漢南以記功德兼散騎常侍使宋進
爵為侯卒謚文恭
論曰昭成道武之時雲雷方始至于經邦緯俗文武兼

資燕鳳博識多聞首膺禮命許謙才術俱美驅馳艱虞不然何以成帝業也崔宏家世雋偉仍屬權輿摠機任重守正成務禮從清廟固其宜也浩才藝通博究覽天文政事籌策時莫之二此其所以自比子房焉屬明元為政之秋太武經營之日言聽計從寧廓區夏遇既深矣勤亦茂哉謀雖蓋世威未震主末途邂逅不自全豈鳥盡弓藏人惡其上將器盈必槩陰害貽禍何斯人而遺斯酷乎若張衮才策不免其戾彥海貞白禍非其

罪亦足痛云洪譲世著循吏家風良可貴矣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八